

§ 先秦文学与文化制度 §

## 山川之祀与《诗经》相关乐歌的作成

曹胜高

**摘要:** 山川之祀是天子、诸侯祭祀名山大川以求山川鬼神护佑的神地之礼。常祀之礼包括天子大合祀时祭祀天下山川、诸侯时祀时对望山的祭拜;非常祀之礼为军事行动时、天子巡狩时望祀山川之礼。山川之祀的祭义与形制,是观察诗乐形成的制度语境,两相结合来看,《诗经》言及祭祀山川之辞,当为描述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出于不同用意所行山川之祀的乐歌。

**关键词:** 山川之祀;望祀 《诗经》;礼乐制度

**中图分类号:** I207.22, K8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0) 05-0082-10

《山海经》载祀山礼制,以毛、糝、璧相配合,以瘞埋为方式。若将《山海经》视为“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时初作并经过后世不断附益增订而形成的文本系统,<sup>①</sup>可知夏、商、周山川之祀的形制总体未变,且在周代与社祀、方祀一起,组成体系完善的祀地之礼。《礼记·王制》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sup>②</sup>天子、诸侯祭名山大川,是为常祀。出于禳灾、祈福、用兵、封禅等特定用意而祭祀山川,则为非常祀之礼。<sup>③</sup>考察山川之祀的祭义与形制,有助于我们了解祀地之礼的诸多细节,还原山川之祀的礼制;而根据山川之祀的祭义,亦可观察《诗经》时代诗乐形成的制度语境,并对相关篇目的细节进行考订,澄清其礼义乐义。

### 一、山川之祀的祭义

山川之祀,形成于早期中国对山川的地理认知。郑樵曾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sup>④</sup>“禹平水土,主名山川”,<sup>⑤</sup>正是大禹疏浚山川并为之命名,形成了中国人依山傍水的居住传统,既可避免洪水侵袭,又可保证生产生活用水的稳定。大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蔡沈认为是“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也”,<sup>⑥</sup>即按照山脉、河流

**作者简介:** 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 7101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建构、价值认同与教育策略研究”(17JZD044)

- ① 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128页)中言大禹“复返归岳,从三子乘四载以行川。始于霍山,徊集五岳,……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 ② 《礼记正义》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6页。
- ③ 常祀为依照固定时间及其礼仪举行的常规祭祀活动,非常祀为特殊安排的祭祀活动,需要则祭,不需要则去。参见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6-328页。
- ④ 郑樵《通志》卷四十《地理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1页。
- ⑤ 《尚书正义》卷十九《吕刑》,《十三经注疏》,第248页。
- ⑥ 蔡沈《书集传》卷二,《四书五经》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3页。

的走向概括地理形貌，将山川作为区域的自然分界。《禹贡》以河川划分疆域，<sup>①</sup>《山海经》以山之走向和水之发源为结构叙述物产，《水经》则以水之流向言土地形貌等，这些又形成了中国地理依据山川进行分界、依照区域进行治理的传统。<sup>②</sup>

在这种地理认知中，山川便被视为某一区域的自然标识，用于描述特定的地理环境。《鲁颂·閟宫》追述鲁之初封“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山川作为疆界，山川之间的土、田、城池为其疆域。《大雅·江汉》言宣王赐命召穆公时“釐尔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sup>③</sup>召穆公先祖召公亦曾受命于周，宣王册命时增封土地，即“锡山土田”。马端临言：“叙王赐召公策命之词，言锡尔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锡之山川、土田，以广其封邑。”<sup>④</sup>以山川、土、田作为描述所封土地的疆界。天下山川，一般由封国主祭。《论语·季氏》中孔子言“夫颛臾，昔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sup>⑤</sup>鲁邦之内的颛臾为东蒙山之主祭者。《閟宫》所描述的鲁国疆域是“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以泰山、东海为鲁国的地理标识，鲁人祝愿鲁国长治久安，便是祈祷泰山与东海“不亏不崩，不震不腾”。<sup>⑥</sup>

其中提到的“不亏不崩，不震不腾”，即祝愿山不崩，川不竭，东海风平浪静，实乃祈祷鲁国海晏河清。在早期中国的自然观念中，“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sup>⑦</sup>山川、寒暑是阴阳运行的空间与时间节点，雷电、风雨是阴阳二气运行的方式。《礼记·礼运》言“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sup>⑧</sup>日月星辰是天象，其失序则时间混乱；山川则是地象，其失序则空间错移。当阴阳秩序混乱之时，便山川崩竭、风雨失时。《国语·周语上》载周幽王二年（前780）的岐山地震，<sup>⑨</sup>《小雅·十月之交》进行了描述“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sup>⑩</sup>强烈的地震使山川移位，周人只能以凶礼祝祷于天，哭吁上天眷顾哀怜下民。这次地震发生后，周大夫伯阳父曾言“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sup>⑪</sup>认为山之崩、川之竭为阴阳失序所致。在他看来，贯穿周王畿的三条河流泾、渭、洛，出于岐山而泽被关中，是周族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岐山崩，三川竭，意味着周将失去天地之护佑，西周必然灭亡。《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载苌弘之言“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sup>⑫</sup>也将周幽王二年的岐山地震视为周亡的征兆。因此《閟宫》祈祷先祖能够保佑鲁国“不亏不崩，不震不腾”，正是因为岐山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成为周人最为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在这样的地理观念中，周人常将区域内的高山作为望山。《诗经·大雅·韩奕》为周宣王册封韩

① 顾颉刚总结道九州分界“兖州以济水、黄河为界；青州以海和泰山为界；雍州以黑水、西河为界；荆州以荆山、衡山为界；徐州以海及泰山、淮水为界；豫州以荆山及黄河为界；梁州以华山、黑水为界。”参见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② 曹胜高《降丘宅土、敷下土方与九丘观念的形成》，《山西师大学报》2019年第5期，第76-83页。

③ 以上参见《毛诗正义》卷二十、十八，《十三经注疏》，第615、574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郊社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26页。

⑤ 《论语注疏》卷十六，《十三经注疏》，第2520页。

⑥ 《毛诗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第617页。

⑦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2页。

⑧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第1423页。

⑨ 这次地震被命名为岐山地震，震级为6-7级，震中位置岐山（34.5°N，107.8°E），参见顾功叙《中国地震目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⑩ 《毛诗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446页。毛传、孔疏出于变风变雅之说，认为此诗作于周厉王时，只是经说而无实据。

⑪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页。

⑫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十三经注疏》，第2102页。

侯时的赞歌,先赋梁山:“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郑笺“梁山于韩国之山最高大,为国之镇,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谓之韩奕也。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侯被封为方伯,初封之地当以梁山为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sup>①</sup>使其统领梁山之北的诸侯。晋灭韩后,以梁山为晋之望山,《左传·成公五年》载:

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纁,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sup>②</sup>

《国语·晋语五》亦载此事。其中绛人所言大体类似“夫国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为之降服、出次,乘纁不举,策于上帝,国三日哭,以礼焉。”<sup>③</sup>认为山川崩坏,国君应该以凶礼待之,不举大事,降低服等,乘坐素车,撤除乐器,离开寝宫,以祝币献于神灵,祈祷上天保佑,哭祷三日,以被襮灾祸。<sup>④</sup>于此可见,山川之于诸侯安康、国家安定的象征意义。

山川为地理标识,天子诸侯祭祀山川,以示对天地秩序的尊重。《礼记·礼器》言“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丧祭之用,宾客之交,义也。”天地与宗庙祭祀维持天地秩序、君臣之道、父子之情,体现的是人类的自然伦理和社会伦常。邵雍言“天变其体,而不变更其用也;地变其用,而不变更其体也。”<sup>⑤</sup>天子祭祀天地、山川、四方,诸侯祭祀社稷及邦域内的山川,正是以祭祀方式对天地秩序进行礼节化的确认。周以祭祀权标识管理权,祭祀境内的山川,意味着得到了境内鬼神和土地之主的护佑。《管子·牧民》言“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sup>⑥</sup>认为祭祀鬼神、山川、先祖的用意是在建立一套教化秩序,辅弼政令的畅通。<sup>⑦</sup>

因此,在《礼记·曾子问》中,儒家便阐释了山川之祀与行政秩序之间的关系:

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

曾子问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从大祝而告于祫。三月,乃名于祫,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

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祫。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诸侯相见,必告于祫,朝服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亦命国家五官,道而出。反必亲告于祖祫,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听朝而入。”<sup>⑧</sup>

孔子的解释,正是将社稷、宗庙和山川视为诸侯封国的象征。世子出生时,要将其名字遍告于境内山川。如果国君出朝见天子,境内山川也是其敬告的对象;诸侯会见,也要祭拜所经过的山川;返回国内,还要再次向山川报告。在这样的礼义中,山川与社稷、宗庙一样成为诸侯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

在早期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山川被视为鬼神寄寓之所,一是源于早期观念中对丘虚神化而形成的

① 《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第570-572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第1901-1902页。

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84页。

④ 曹胜高《歌哭之辞的形成语境及其理论阐释》,《乐府学》2017年第2期,第73-88页。

⑤ 邵雍《皇极经世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1页。

⑥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页。

⑦ 《周易·观卦》彖辞“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正义》卷三《观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页。

⑧ 《礼记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第1388-1390页。

地理认知，其认为丘虚乃神灵往来之通道，如《山海经》以昆仑山为帝往来天地之所，楚地以九嶷山为神灵往来之通道，<sup>①</sup>对山川的崇拜，体现了早期观念中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二是周以有功于百姓者命名为山川之神，使得山川皆有鬼神存在，形成了庞大的山川鬼神体系。<sup>②</sup>《礼运》言国家祭祀之礼的用意：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sup>③</sup>

祭天以郊，祀地以社，享祖以庙，山川之祀是为了敬祀鬼神，五祀是为了祈求五方之神的护佑，行于某方面祭祀之。<sup>④</sup>当山川被视为一方土地的象征，也就成为帝王受命时天地呈现异象的载体。《礼运》言“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sup>⑤</sup>上天受命时，或现于社，如文王受命于岐社；或现于山川，如古公亶父时的凤鸣岐山等。陈澧言“有事于山川而出命，是兴作之政。”<sup>⑥</sup>山川呈现出某些祥瑞，被视为帝王受命的标志。如周以“凤鸣岐山”为部族之兴的标志而隆祀岐山，《周颂·天作》言祭祀岐山：“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sup>⑦</sup>赞叹其由太王亶父开垦，至文王时得以受命，周人成群结队至岐山祭祀，表达岐山对先祖的护佑，也期望子子孙孙能得到岐山的保佑。

诸侯境内的山川，被视为护佑封国的神灵，为诸侯所祀望山。《大雅·崧高》赞颂申伯封为方伯，崧高成为周之屏障，开篇便言“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藩，四方于宣。”在时人看来，山川钟秀蕴化了中国的甫侯申伯，使之成为辅弼周王的能臣。诸侯不能祭天地，只能以山川之神、社稷之主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祭祀，山川的神性也由此得以强化。如《信南山》《终南》《韩奕》《崧高》等赞美田土、歌颂能臣，以山川起兴，皆将山川作为一方土地的象征，成为诸侯及其臣民依赖的望山。南山为周秦望山，自然也成为叙述周秦地理常用的标识。《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以南山起兴，言其护佑周族，作为祭祀先祖之歌的兴辞。《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sup>⑧</sup>以南山作比，祝愿国运长久，福泽绵长。秦封为诸侯后，亦以南山为望山。《秦风·终南》写秦襄公着“锦衣狐裘”祭祀南山的情形，<sup>⑨</sup>祝愿秦国能够“寿考不亡”，山川永固。诸侯每年依照常祀祭祀望山，以求山川鬼神的护佑。天子巡狩时望祀所经行的名山大川，以表明其拥有天下山川。

## 二、山川之祀的礼制

山川之祀的形制，在早期文献中没有成体系的记载。但搜检史料，仍能看出其作为祭礼的诸多细

① 曹胜高《湘君湘夫人的神格与原型》，《国学研究》第2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9-284页。

② 曹胜高《〈九歌·山鬼〉“祈雨于山川”考》，《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50-56页。

③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第1425-1426页。

④ 或言五祀为“户、灶、土、门、行”之事。《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郑玄注“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依此说，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礼运》所言王之事，当为七祀之制。《周礼·春官·大宗伯》又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郑玄注“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社稷五祀，即按照五行而进行的五方之祀。

⑤ 《礼记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第1418页。

⑥ 陈澧《礼记集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

⑦ 姚际恒《诗经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27页）引季明德语，认为是“岐山之祭”。

⑧ 以上参见《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九，《十三经注疏》，第565、470、412页。

⑨ 曹胜高《军社之祀与〈诗经〉军征之诗的生成语境》，《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31-139页。

节。作为常祀,天子、诸侯每年都要举行山川之祀。《礼记·曲礼下》言“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sup>①</sup>天子祭祀天地四方,象征拥有天下的管理权;诸侯只能祭祀某方之神,象征拥有辖区的管理权。<sup>②</sup>天子祭祀的是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只能祭祀邦国之内的山川。《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言“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sup>③</sup>天子方祀、望祀天下,诸侯不能祭祀封地之外的山川,如鲁国只能祭祀其邦内泰山、河、海,是为山川之祀。

在山川之祀中,天子、诸侯按照辖区内各名山大川所附土地人口数量准备牺牲。《礼记·月令》:“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sup>④</sup>可知,合祀山川时,天子、诸侯、大夫、士以及庶人皆参与,依照山川之规格进行分类祭祀。《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孔颖达引《周礼》疏“上公饗饩九牢,飨五牢,飨礼九献,豆四十;侯、伯饗饩七牢,飨四牢,飨礼七献,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饩五牢,飨三牢,飨礼五献,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sup>⑤</sup>天子祀天下山川,将山川比照公、侯、伯、子、男的规制安排礼器,如五岳用九牢九献四十豆、牢;四渎用七牢七献三十豆,一般山川则用五牢五献二十四豆。飨因之依次退减,形成全国规制不一的山川祭祀系统。

在《周礼》相关记载中,山川之祀的形制也较为清晰。如负责“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的小宗伯,对天下的山川、丘陵、湿地等进行归类,由“辨其丘陵、坟衍、遯隰之名”的遯师进行命名,保证山川之祀各有其名其制。天子主持山川之祀前,由鬯人准备祭器蜃,典瑞会同玉人准备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由校人装饰黄驹,司服准备国君祀四望、山川专用的毳冕,以区别于祭社稷、五祀的希冕和祭群小祀的玄冕。<sup>⑥</sup>各官员相互协作,形成一套规范的山川之祀的祭礼。

《仪礼·觐礼》言山川之祀的方式“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瘞。”所谓“升”,即将祭祀所用之玉悬挂起来。贾公彦《仪礼》疏“《尔雅》云祭山曰展悬,祭川曰浮沉,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展悬也。”<sup>⑦</sup>从《山海经》所载山祀形制来看,祀山的礼器常用丝线缠绕,是为婴玉。悬挂于山林之中,是为升。《中山经》载祭祀升山冢以“婴用吉玉”、薄山“婴用一璧”、苦山之首“婴用一藻玉瘞”以及洞庭、荣余山“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等。有时则直接用“投”的方式,即将祭品扔向山中,如《中山经》祀济山之首“用一吉玉,投而不糈”,《北山经》祀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祀山也用“瘞埋”,如《南山经》中载祀雝山之首用“一璋玉瘞”、祀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用“一璧瘞”。<sup>⑧</sup>《山海经》中所保留祀山时不同的祭品、礼制,更多是巫系文本的遗留,是未经过西周制礼作乐规范过的祀山制度,带有民间祀山的鲜明痕迹。而其所采用升、投、瘞的祀山之法,则在周制中得以保留。《周礼·大宗伯》便言“以狸沉祭山林川泽。”郑注“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沉。”<sup>⑨</sup>瘞埋本为祀地之法,亦为山林之祀所用。

祀川泽常用沉没祭品的方式,甲骨文有沉玉璧、沉牺牲甚至沉女于河的记载,周因之。<sup>⑩</sup>《左

① 《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第1268页。

② 曹胜高《中国文学的代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7-88页。

③ 《春秋公羊注疏》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2263页。

④ 《礼记正义》卷十七,《十三经注疏》,第1384页。

⑤ 《礼记正义》卷十二,《十三经注疏》,第1336页。

⑥ 以上参见《周礼注疏》卷十九、二十一,《十三经注疏》,第766、781页。

⑦ 《仪礼注疏》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第1094页。

⑧ 《山海经》卷五、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2、175、194、251、158、98、8、18页。

⑨ 《周礼注疏》卷十八,《十三经注疏》,第758页。

⑩ 曹胜高《〈河伯〉“以女妻河”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第93-98页。

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重耳返晋国，在黄河上与子犯约定时，“投其璧于河”，以沉玉的方式祭拜河神。《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韩献子帅军伐齐渡河时对黄河的祭祀，便是军事行动中的山川之祀：

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穀，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其官臣偃实先后之。苟捷有功，无作神羞，官臣偃无敢复济。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sup>①</sup>

其以朱丝系玉，即《山海经》的“婴玉”，以此作为献给河神的礼物，并祈祷于山川，希望能够得到神灵护佑，然后沉玉于河中，方才渡河。

周代最为盛大的山川之祀，是在诸侯朝觐天子时举行的大合祀，其中有周王率诸侯合祀天下山川之礼。《觐礼》言“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sup>②</sup>作为最隆重的典礼，天子、诸侯于北门外祀四渎，于西门外祀山川丘陵。在山川之祀的环节中，“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sup>③</sup>以专门的歌舞用于山川之祀。依《周礼》所载，山川之祀用帔舞，执长柄饰五彩之帔而舞。《大夏》为夏乐，《吕氏春秋·古乐》：“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澠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sup>④</sup>《大夏》用于纪念大禹敷土奠高山大川之功，周将之作为山川之祀用乐，正是歌舞中蕴含着“敷山浚川”的用意。

《诗经·大雅·凫鹥》载大合祀燕饮之后，对合祀时担任公尸之职者的赞颂。范处义《诗补传·正大雅》中认为“《既醉》《凫鹥》皆祭毕燕饮之诗，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诗人托公尸告猷以祷颂，《凫鹥》则诗人专美公尸之燕饮。”<sup>⑤</sup>依郑玄注，此诗初章言宗庙之祀，二章言四方百物之祀，三章言天地之祀，四章言社稷、山川之祀，五章言天子七祀。孔颖达疏“凫鹥之鸟，在水外之澌，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谓祭社稷山川之神。……于此天子祭社稷之时，群臣下及众民尽至，而燕饮于其社宗，为福禄所下而与之。”其中，第四章起兴之句“凫鹥在澌，公尸来燕来宗”，便被认为是隐喻山川之祀。郑笺云“澌，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来燕也，有尊主人之意。”<sup>⑥</sup>认为第三章所言“凫鹥在渚”，渚为水中高地，澌便是水外之高地。澌在水外而高，以喻瘞埋牲品土覆其上，是为大合祀时祭祀社稷山川之礼。

常祀之外举行的山川之祀，一是出于祷疾、禳灾、求助而望祀山川，如昭公七年（前536）晋平公言“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祭祀境内群山。昭公十三年，周共王为立嗣而望祀山川。昭公二十六年，周夷王病，“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望祀山川以祈禳消灾。<sup>⑦</sup>皆为出于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山川之祀，是为非常祀之礼。二是军事行动时对山川的祭祀，以祈祷山川护佑。《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言“若军将有事，则与祭有司将事于四望。”《肆师》又言“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军队调动时，遇山川则要祭祀，以求山川鬼神护佑。《司马法·仁本》言“将用师，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sup>⑧</sup>军队出征之前，举行告天祷地祭祖仪式，祷地是对土地之主、四方神灵、山川之神、民间重要社祀之所进行告祷。

①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三十三，《十三经注疏》，第1816、1965页。

② 《仪礼注疏》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第1093页。

③ 《周礼注疏》卷二十二《大司乐》，《十三经注疏》，第789页。

④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6页。

⑤ 范处义《诗补传》卷二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6页。

⑥ 《毛诗正义》卷十七《凫鹥》，《十三经注疏》，第538页。

⑦ 以上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五十二、四十六，《十三经注疏》，第2049、2114、2070页。

⑧ 《周礼注疏》卷二十五《大祝》郑玄注引，《十三经注疏》，第809页。

《墨子·迎敌祠》亦有类似记载“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sup>①</sup>军队在作战前要祷告于四方、山川和社稷，以求得土地之主和山川鬼神的护佑。前文所引襄公十八年(前556)，晋韩献子以朱丝系玉二而祷于河，可见晋国将帅祈祷河神护佑的诚恳。昭公十七年(前526)九月丁卯，经周王允准，晋军统帅荀吴“使祭史先用牲于洛”，望祀洛河而伐陆浑戎，在于洛河在周境内而不在晋境内，由周王允准方才能够祭祀。二者皆是军征时祷于所经行山川的非常祀之礼。

《邶风·击鼓》以鲁隐公四年(前719)，卫公子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为背景，言及军征过程中的山川之祀：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土国城漕，是卫文公所营的楚丘与卫穆公所筑的漕邑筑城，既言军队行经路线，又言劳师远征，再到陈国与宋国，南征北战。孔疏言“经五章皆陈兵役之怨辞。”其中的“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言战事残酷，或亡而不归，或战马丧失，只能向山川之神灵祈祷之。郑笺“军行必依山林，求其故处，近得之。”孔疏引《肆师》“祭兵于山川”释之，言“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乃祷于山川，以求庇佑。<sup>②</sup>

由此来看，山川之祀为天子、诸侯以及大夫祭祀境内及其所经行区域内的名山大川，以求得山川神灵的护佑。其中的常祀，意在乞求山川护佑区域内的诸侯安康、物阜年丰；而非常祀，为临时祈祷以求山川能被禳疾病、保佑家族、护佑出行的顺利。在这过程中所形成的望祀山川之礼，便是诸多乐歌形成及其施用的制度背景。

### 三、望祀山川之礼及相关歌辞

望祀山川之礼，既包括合祀山川的遥望祭祀，如朝聘的大合祀之礼、岁末的遍祀天下山川之礼等；又包括天子封禅巡狩、诸侯出行时对山川的亲自告祭。《虞书·舜典》言尧舜时期便行望祀之礼“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sup>③</sup>望祀山川的目的，在于祭祀天下鬼神。《史记·五帝本纪》言黄帝治理天下，以巡山祀河作为拥有天下的象征：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由此形成了帝王巡狩的基本模式，即天子望祀山川，并举行封禅之礼。此后，尧、舜、禹及秦始皇、汉武帝皆有“望山川，遍群神”“四岳诸牧”“望秩于山川”的仪式。<sup>④</sup>在儒家对巡狩仪式的设计中，望祀作为天子拥有天下的象征，被赋予浓郁的制度象征意味。《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sup>⑤</sup>天子不仅自己望祀山川，还在巡狩过程中考察诸侯是否按时举行山川之祀，以观察其是否尽职尽责地礼敬鬼神。这样看来，诸侯祭祀山川，实际是代天子礼敬山川。天子常祀中的遥望祭祀与巡狩时亲临祭祀，其行使的便是山川祭祀的专有权。天子将山川的祭祀权分封给诸侯，实际是将区域的神权赐予诸

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77页。

② 《毛诗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第299-300页。

③ 《尚书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第126页。

④ 以上参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355-1356页。

⑤ 《礼记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第1327-1328页。

侯，由其代为祭祀，因而天子对诸侯不举、不敬山川鬼神的行为有削地惩处的权力，以对诸侯管辖权的取予来行使其统治权的专属。

杜佑在《通典·礼·沿革·吉礼》搜集“三礼”相关史料，还原了天子望祀山川之礼：

乘金辂，建大旂，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其方之诸侯，先于境首待之。所过山川，则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黄金为鼻流，酌郁鬯以礼神。次乃校人杀黄驹以祭之。每宿舍，掌舍设楹杵再重，其外，则土方氏又设蕃篱。既至方岳，先问百年，就见之。若未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经其门则见之，不然则不。天子乃令太师采人歌谣之诗，以乐播而陈之，以观人风俗，以审其善恶。<sup>①</sup>

我们还可以补全更多细节。《周礼·春官》载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望祀山川时由男巫参与祭祀，其牲品依方色而用之。《周礼·地官》载牧人负责“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牧人选定用牲后，交由封人“饰其牛牲，设其楅衡置其絃，共其水稿”，装饰后献牲祭祀山川鬼神。望祀时所用的玉器依地理方位确定其色“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sup>②</sup>由宗伯负责。

望祀名山大川，其宗教义在于祭祀山川鬼神，以求其护佑一方土地；其政治义在于表明天子拥有天下山川，诸侯祀邦内山川，不过是行天子所分封的祭祀权和管理权而已。周礼在鲁，儒家经典常以鲁国视角观察天下，将泰山岱岳视为五岳之首，随着儒家学说的推崇，秦汉便将封禅泰山视为盛世象征。《白虎通义·封禅》言“燎祭天，报之义也。望祭山川，祀群神也。《诗》云‘于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乔岳，允犹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来归也。”<sup>③</sup>其认为《周颂·般》所言高山大河，正是汉代封禅所推崇的泰山黄河。这是以经学观念阐释诗义，并非对《般》生成语境的历史性考证，我们可以结合山川之祀来考证《般》中所祀山川的本义。

毛传认为《周颂·般》是“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歌：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墮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依照毛传、郑笺的理解，高山乃四岳，墮山即小山，翕河即合河而祀，此诗是言武王“所至则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图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祭者合为一”，<sup>④</sup>为武王巡狩天下的乐歌，其高山大河乃天下山川的总称。若从史料来看，武王伐商之后，并未来得及巡狩天下，而只是与周公“祀于天室”，<sup>⑤</sup>望祀嵩山黄河，以求山川之神的护佑。因此，“陟其高山”当为登上嵩山的最高峰太室山。《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之言：

我图夷兹般，其惟依天。其有寃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sup>⑥</sup>

武王认为周虽伐殷成功，但尚未巩固天下。其祀于太室，既为了获得山川鬼神的护佑，也以此表明周已有殷商故地。武王于嵩岳山顶四望天下，可与“墮山乔岳，允犹翕河”之辞对读，而“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更像是他对山川鬼神的祷辞。<sup>⑦</sup>故《般》当为武王“祀于天室”时的歌辞，是其祭祀嵩山黄河的祷辞，为祈求周王室天命永固。乐官将之列入《大武》第四章以纪念此事。

① 杜佑《通典》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01页。

② 以上参见《周礼注疏》卷二十六《男巫》、卷十三《牧人》、卷十八《大宗伯》，《十三经注疏》，第816、723、762页。

③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82-283页。

④ 《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第605页。

⑤ 林沄《天亡篇“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第24-29页。

⑥ 皇甫谧《逸周书》卷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⑦ 郑杰祥《周初铜器铭文“王在阒师”与“王祀于天室”新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第40-44页。



《般》为山川之祀的颂辞,《周颂·时迈》则为赞美武王巡行至宗周的乐歌: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毛序》言“《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sup>①</sup>《史记·周本纪》言武王确定了都洛邑的战略后“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sup>②</sup>其中的“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当是武王望祀黄河、华山,以此表明周有天下,从此四海咸服,兵不复用。《国语·周语上》称之为“周文公之《颂》”,视之为周公所作。<sup>③</sup>《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武王克商,作《颂》曰”云云,<sup>④</sup>以其作于武王伐商之后。可知,此诗当为周公创作或者整理,再由武王用为祭祀华岳、黄河望祀山川时的乐歌,据《毛序》则其作于武王巡守途中。武王归宗周举行告庙礼时,其在嵩岳、华岳时祭祀山川之歌,并入《大武》,作为第五章、第六章。

天子、诸侯望祀山川亦有祈求物产富殖的用意。《大雅·旱麓》便是言周王祭祀早山之事: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鸞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毛传、郑笺及孔疏皆认为此诗乃言“受祖”之事“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sup>⑤</sup>言为祭祀文王以求福禄。方玉润认为此说无征,“此盖指其祭祀受福而言也”,<sup>⑥</sup>只能理解一般祭祀祈福之作。其实,最早对《旱麓》题旨进行阐释的是单穆公,其于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劝谏不要轻易铸大钱时言:

《诗》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恺悌君子,干禄恺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乐易干禄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泽肆既,民力彫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乐易之有焉?<sup>⑦</sup>

单穆公引《旱麓》之诗句,言只有山林繁殖,君子方能获得税赋而国家安康。如果用铸大钱来掠夺民间财富,就会使百姓不得不采伐山林,以应付税赋。久之则会使田土贫瘠,难以为继,天下财用将困乏,形成治理危机。在单穆公看来,《旱麓》中所言“榛楛济济”“鸞飞戾天,鱼跃于渊”“莫莫葛藟,施于条枚”等辞,正是对山林茂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赞美,将之视为国家财富的来源。

由此来观察《旱麓》的题旨,显非简单的“受祖”之歌,而是对周王祭祀早山仪式的描写,其中蕴含着周人对山川物产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深刻思考。《旱麓》开篇之兴词为“瞻”,与《逸周书·度邑解》所载武王登天室山“瞻于四方”的用意相同,是言望祀早山,见其榛楛茂密;俯视川野,则鸞飞鱼跃。于是灌祀于地,燎祭于天,感念“神所劳矣”,期望能赐福于民。其中的“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言祭器之精美。毛传“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瓚。”郑笺“圭瓚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矣。殷玉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sup>⑧</sup>《王制》言诸侯“赐圭瓚,然后为鬯;未赐圭瓚,则资鬯于天子。”诸侯祭祀所用圭瓚只能由天子赏赐。前引《江汉》即言周王赐召虎圭瓚。以圭瓚盛酒以灌祭,为祀地之礼:“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

① 《毛诗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第589、588页。

② 《史记》卷四,第129页。

③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页。

④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三,《十三经注疏》,第1882页。

⑤ 《毛诗正义》卷十六,《十三经注疏》,第515页。

⑥ 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6页。

⑦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06-107页。

⑧ 《毛诗正义》卷十六,《十三经注疏》,第515页。

泉，灌以圭璋，用王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sup>①</sup> 然后享祖祭天，祈祷天帝先祖保佑，“清酒既载，骍牡既备”，是言灌地之后以骍牡享先祖，期望配祀天帝的列祖列宗能够保佑周王室。接着以柞棫燎祭于天，“岂弟君子，神所劳矣”，是祈祷鬼神保佑周王朝。西伯为诸侯时，得帝乙所赐黄流在中的圭瓚，为周王室最重要的祭器。诗中言合祀天地并言及先祖配天，只能周王主祀之礼。故《旱麓》当为周王亲自祭祀山川之歌，而列入《大雅》。

王应麟曾言旱麓为汉中郡南郑县早山之麓，<sup>②</sup> 认为此诗当为周王望祀早山之歌。若在早山之麓合祀天地山川，是为周王隆重祭祀望山之礼。古本《竹书纪年》载周穆王即位元年“冬十月，筑祗宫于南郑”，并以此为据点，向南拓展。穆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宫，诸侯来朝”，实现了对汉水流域控制。并在五十五年，“陟于祗宫”。<sup>③</sup> 继位的周恭王，曾游于泾河上游而灭密国。<sup>④</sup> 也就是说，周穆王、周恭王时期，南郑及其周边地区一度成为周王室居住的核心区域。早山为南郑大山，穆王、恭王曾居于南郑，便以早山为望山，对其祭祀以求护佑周王室。《旱麓》言其以天子之礼祀地、享祖、祭天，实现了对天地、山川、先祖的大合祀，则此诗当为穆王或恭王居南郑率诸侯祭祀早山之作。《国语·鲁语下》载闵马父言“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sup>⑤</sup> 言周恭王能够明法息民，垦殖土地，使得周王室能够从昭王南征失师、穆王财政窘迫中恢复过来。故单穆公引《旱麓》以劝谏周景王要裕民，正在于《旱麓》中赞美山林富饶、物产丰富，足以让君子安居乐业，蕴含着山林富殖财用方足的用意，可以作为劝谏周景王的依据。

## The Sacrifice to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e Song Composi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Cao Shenggao

**Abstract:** The ceremony of sacrificing to mountains and rivers is the ritual of the kings and princes to seek the protection. Regular sacrifice includes the sacrifice of the Zhou emperor to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t the grand sacrifice ceremony and that of the kings of the Zhou states at the seasonal ceremony, as well as the ritual of extraordinary sacrifices during the military action or on the emperor's journey. With these sacrifice rituals as the background, we can conclude that those related pieces in the *Book of Songs* were originally music and songs describing the sacrifice rituals and ceremonies of the Pre-Qin emperors and king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Key words:** sacrifices to mountains and rivers,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worship, *Book of Songs*, ritual and music

(责任编辑: 庞 礴)

① 以上参见《礼记正义》卷十二、二十六，《十三经注疏》，第1332、1457页。

② 王应麟《诗考·诗地理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0页。

③ 沈约《竹书纪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4、46页。

④ 张建军《〈大雅·棫朴〉、〈旱麓〉新证》（《诗经研究丛刊》第七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04-111页）认为《棫朴》《旱麓》二诗为周恭王居南郑时作。

⑤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05页。